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五百一十七

憲官部六

振舉第二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十二月庚辰御史中丞李德休奏當司刑部大理寺本朝法書自朱溫僭逆刪改事條或貳貨財輕人命或自徇枉過濫加刑罰今見在三司收貯刑書並是偽廷刪改者兼偽廷先下諸道追取本朝法書焚毀或經火所遺皆無舊本即日只定州勅庫有本朝法書具在請勅定州節度使使速寫副本進納庶刑法並本朝式令勅李德林譽洽朝端任隆臺憲將舉行於舊典請刪定其法書載閱中陳備見公坊

二年三月三十日御史臺奏新除諸道節度觀察防禦經略等使刺史縣令及諸道幕府兼諸司帶憲銜兼官給合光臺錢謹具本朝元納及後減落錢數口後兼御史大夫元納三十貫減落外今納一十五貫兼御史中丞元納二十貫減落外今納一十貫文兼侍御史元納八貫三百減落外今納五貫一百五十文兼殿中侍御史元納一十一貫三百減落外今納五貫六百五十文兼監察御史元納一十三貫三百減落外今納六貫六百五十文以前臺司准本朝例及減落外後徵錢數分析如前應小諸道節度觀察使刺史經畧防禦等使及諸道幕府上佐官并諸司班行新授兼官者並合送納前件光臺憲御禮錢今欲准例勒辭謝驅使官申報牒兵部勒告身業除准宣取外准

例須候送納光臺禮錢了朱鈔到方可給付轉帖諸道進奏及

知後院等准從前事例申報催徵無致有隳舊規從之至周顯德五年

閏七月一日御史臺申臺司見行事件應新除節度防禦圖練使科吏賓幕州縣官兼帶五院憲御合徵光臺禮錢如是已曾納過准舊例不徵兼御史大夫元徵三十貫今徵六貫文兼御史中丞元徵二十貫今徵四貫文兼侍御史元徵八貫三百今徵一貫六百六十文兼殿中侍御史元徵一十一貫三百今徵二貫二百二十文兼監察御史元徵一十三貫三百今徵二貫六百六十文

五月己酉御史臺奏准本朝故事當司六察合行職事條例如後吏察應吏部行內南北兩磨勘選用合具駁放判成八具名銜報分察使及三銓應礪江官後具前御擬報分察使點檢如有踰濫即察使舉追本行令史推勘兵察應兵部司公事一合報使戶察應戶部司諸州戶帳貢物出給蠲符具事件合

幸察使刑察應刑部司法律赦書德音詠貶量移斷罪重輕合  
報察使禮察應禮部補轉鑄印諸祠祭料法物合報察使工察  
應工部司工役等合報察使人以御史臺六員監察謂之分察  
使察訪網舉動靜必行但緣之廢之不施行今欲重條貫從之  
明宗天成元年柒月侍御史臺奏每月文興殿入閣及百官五  
日一赴中興殿等事伏准故事每月百官入閣所司排儀仗金  
吾勘契入後有侍制次對官召舉論本司公事左右起居分記  
言動以付史館脩帝錄此本朝經久之制也昨陛下初膺大寶  
思致治平遂降綸言特申聖旨有官除常朝外依宰臣每五日  
一度入內起居所貴得預敷陳俾凝庶績此蓋陛下切於百司  
各言於時政特令五日一面於天顏雖眷倦以丁寧限朝儀之

拘束序班而入拜手而迴縱有公事要言亦且卷舌須出百司  
何由舉職兩史無以記言外則因此廢侍制次對之官內則無  
以分迨英衆人之別以臣愚見竊有所陳欲乞陛下每月一日  
十五日兩度出御文明殿排入閣之儀諸司依前轉對奏論本  
司公事百官就食謂之廊餐別中外既有區分禁庭亦更嚴密  
如陛下切於群臣有所敷陳即乞因宰臣五日一度迨英之際  
班行內有要奏事者臨門狀到後許引入此又於旅進旅退事  
理不同言路既開別彰聖德或以山陵日近朔不坐即取次  
日亦合舊規候過陵園還如之制臣叨司邦憲獲典朝儀儻遇  
事而不言即奉公而何取乞宣付中書門下商量曾獲經久之者  
P書奏議曰比令五日內殿起居慮百司有事論奏中外或為

掖階至於朔望入閣亦是朝廷舊儀李琪自領憲綱每循故事  
備觀條奏頗協國章望依所奏勅旨曰五日起居之意所貴數  
見群臣俾陳時事憲司所奏朔望入閣等事既合往例得以允  
俞其五日一度起居之際班行內有要奏事者便出行奏對仍  
付所司自後言事者又奏請五日內殿起居之日請令百官次  
第轉對奏又從之自是百官五日內殿起居以所言事形於殿  
奏錄在笏記明揭於殿庭而素無文學及不閑理賦者其文句  
鄙陋詞繁理寡敷奏之時人皆竊笑然以次第當言無所辭避  
而冗散之徒或低頭歛手僂佻供職愁苦無聊時議者以為不  
便後竟罷之始知李琪所奏深達理軀矣

八月御史臺奏凡新除官及差使者合於正衙謝辭每遇內殿  
起居日百官不於正衙叙班其差使及新除官員其日辭謝不  
得或恐差使者已定發日除官者准宣催發以一日無班便妨  
辭謝至愚叅詳每內殿起居日百寮先叙班於文明殿庭候辭  
謝官退則官入殿與便於官吏辭謝者從之

十月庚戌以吏部侍郎盧文紀為御史中丞文紀初領事於御  
史府諸道進奏官來賀文紀曰事例如何臺史喬德威等言朝  
廷在長安日進奏官見大夫中丞如胥吏見長官之禮及偽梁  
將革命本朝微弱諸藩強據主大臣皆姑息却吏時中丞上  
事却吏雖至皆於客次傳語竟不相見自經兵亂便以為常文  
紀令臺吏諭以舊儀相見據案端簡通名贊拜却吏輩既出怒  
下自勝十一月丙子進奏官等相率於閣門永見騰口喧訴狀

奏曰臣等今月四日中丞上事禮合至臺比期不越前規依舊傳語忽蒙處分通出尋則再取指揮要明審的又蒙問大夫相公上事日如何臣等云大夫百為宰相進奏官伏事中書事躡之間寔為舊吏若以別官除授合云傳語又搢傳指揮便令通出臣等出身藩府不會朝儀拒命則恐有奏聞遵稟則全隳則例伏恐此後到臺叅賀儀則不定者上謂宰臣趙鳳曰進奏官此外何官鳳曰府縣發遞知後之流也帝曰乃之卒耳安得慢吾法官乃詔曰御史臺是本朝執憲之司乃四海繩違之地凡居中外皆待整齊藩侯尚展於公叅却吏豈宜於抗禮遽觀論列可驗侮輕但以喪亂滋多紀綱隳紊霜威掃地風憲銷聲令則景運惟新皇圖重正宜加提舉漸止澆訛宜令御史臺凡闕舊例並須行舉稍不稟承當行朝典

十二月丙戌御史臺奏常朝辭謝官常朝則南班橫行與百官齊拜入閣日敷政門外序班亦伏南橫行百官雖不拜候喚伏時辭謝官便展拜儀今伏見每內殿起居日先於明文殿庭序班百官固不設拜只候宰相至便入起居固不傳宣命若有南班辭謝稍似非儀請自今後其日不許辭皆令次日候有常朝即得辭謝若遇急切公事即准舊例令隔門辭謝或於閣門祇候宣放其文武兩班不更於大明殿前序立只於中興殿門外立候祇候宰臣到便依次第入起居又准故事常叅官每日趨朝不合無故請假如寔疾病不朝叅間不得私行人事新官未謝不合私到宰相宅每月請假不得過三日吏部南曹郎中請

以錄院前五日免朝若遇起居入閣參假追朝御樓謝賀行香  
城外班並合到不到書罰三司河南府職事帶正員官如南曹  
例勅旨盧文紀自領憲綱頗忌振舉備觀條奏皆叶通規李琪  
以內殿起居不廢辭謝蓋慮滯乃是權宜盧文紀以正衙序班  
恐隳故事請候次日亦可允依所請三銓免朝事繫繁省選人  
既少公務非多宜且依所奏鑠詮前五日免朝將來人數漸多  
須容點檢即許開曹後免朝永以爲例付所司

庚戌御史臺奏京城坊市士庶民商之家有俾僕自經投井非  
理物故者近年已來凡是死亡皆是臺司左右巡舉勘驗施行  
已久仍恐所差人吏及街市胥卒同於民家因事邀訶取索臣  
詢訪故事當司今有舊京往例凡京城民庶之家死喪委府縣

檢舉軍家委軍巡商旅委戶部然諸司檢舉後具事由申臺其  
間或枉濫情故臺司訪聞即行舉勘如是文武兩班官吏之家  
即是臺檢舉臣自今以後欲准故事施行者無左右巡使錄到  
喪葬車輿格例比緣官品等差無秩之家過爲僭侈供應者固  
當行責今則凡是葬儀動踰勅格但官中只行檢察任人情各  
盡孝思徇彼稱家之心許便送終之禮又難將孝子盡決嚴刑  
遂以供人例書罰以助本司支費兼緣設此防禁此爲豪之家  
違禮厚葬若貧民薄斂不免無憂僭禮書罰兩京即是臺司州  
府元無條例者勅旨今後文武兩班及諸司官吏諸道商旅凡  
喪亡即准臺司所奏施行其坊市民庶軍士之家凡死喪及婢  
僕非理物故臺司所奏委府縣軍巡同檢舉仍不得縱其吏卒

於故之家妾有邀頡或恐暑月屍柩難停若待申聞檢舉縱無邀頡亦須經時日今後仰其家喚四隣檢察無他故遂使瘞埋具結罪文狀報官或後別聞枉濫妾有保證官中訪知勘詰不虛本戶隣保量事科罪如聞諸道州府坊市死喪取分巡院檢舉頗致淹停人多派怨亦仰約京城事例處分所奏喪葬車輿格例今後據品秩之外如庶人喪葬宜令御史臺差御史一員點檢供任行人如有違越據所犯科罪臺司不得書罰擾徵行人又非憲綱事躰付所司

是月十一日御史臺奏謹具本例舊例合行公事如在應諸道進奏院准本朝例各合置臺巡驅使官一人凡有公事並合申報臺巡逐日在臺祇候應奉公事應諸道進奏官每四孟月初

及五月冬至新除大夫中丞並合臺參伏自偽朝己未全隳舊例今准勅命條派請准本朝舊例施行應諸道節度觀察防禦經畧團練使及諸州刺史新除付任及即幕上佐官等得替及准宜進奉到闕及歸本道並合廊參正衙謝見辭如遇大夫中丞入臺並合臺參凡有公事及到發日並合申報如違追勘進奏官典勘責科罰右伏以偽朝己未全隳往制既未條理轉失規繩伏乞特降明勅指揮免令隳紊奉勅宜依

二年四月御史臺奏今月三日廊下食百官坐定兩省方來自五品以下輒起勅每赴廊餐如對御宴若行私禮是失朝儀宜各罰半月俸

九月御史臺奏每遇入閣日只一員侍御史在龍墀邊祇候彈

奏公事或有南班參雜失儀照檢不及難於舉奏者伏以入閣之儀務在整肅或少虧於恪敬則有慢於經典今欲依常朝例差殿中御史二員押鍾鼓樓位仍各綴供奉班出入所與共為糾察免失規程敢將舉職之程粗益朝天之敬從之

四年三月二十日御史臺中舊有格杖近年不行每有決遣公事皆於河南洛陽兩縣追取人杖今緣臺中常有囚徒勘責若一一於兩縣追取又緣地里遙遠及後差人往來坊指揮公事者今臺司請置常行人杖免有妨滯公事奉勅宜依

長興三年三月勅近日累據御史臺奏陳狀訴屈人據狀內皆是勘責多時却曉示陳狀人送本道依次第論對及州府追到支證本人又不到彼處恐紊規繩須行條理宜令御史臺今後

諸色人論訟稱已經州府斷遣後抑屈更不在牒本道勘逐便可據狀施行若未經州府論訴驀越陳訴即須留本人據事理詰勘如實未經本處許論便可具事由勅本道進奏官差人齎牒監送本處就關連人勘斷後申奏仍不得虛有禁繫

四年五月二十四日御史中丞龍敏等奏陳事如後一狀以臺司除御史中丞隨行印及左右巡事監察使拜出使印等外其御史臺印一面先准令式即主簿監臨近年以來緣無主簿遂至內彈御史權時主持常隨本官出入不定伏緣臺中公事不同諸司動繫重難常憂遲滯當奏申堂之際及牒州府之時事無輕重並使此印今准令式逐日有御史一員臺直承受制勅公文其御史臺印今欲勒留臺中不令在外選差令史一人帖

司一人同知此印凡有諸色文按印發之時指揮諸司各直印曆一道具其事節件數書在曆中即於直官面前點檢印發其印至夜封閉候交直轉付下次直官共議執行保無差謬矣伏以御史臺事摠朝綱職司大憲所管人吏色役最多上至朝堂次及班列或在京勾檢公事或外地催勘稽違監守倉庫行遣按牘或從隨出使或祠祭監臨凡有係於臺司皆須籍其人吏俾無闕事以贊國容近年以來人數極少其月限者按官出外爲官滿者追乎未來人力既到不免公事便至停滯切以往歲臺中亦闕人吏曾於諸州抽取今欲於諸州使院內量人事差取十人據臺中諸司闕人臨時量才填補者一其臺中令史今欲條派凡出官考滿却未歸司者便具到日申堂請以到日繫

其選限如有經年不到追領不來即具申堂便乞除落名姓奉勅宜依凡京百司人吏考滿歸司繫其選限亦宜令准此

末帝清泰元年御史中丞張鵬奏武常叅官入閣日廊下設食每宜於伏拜後就食相承以爲謝食拜臣以每日常朝宣不坐後拜退豈謝食之謂乎如臣所見自今宜於伏拜後且就此候將設食別降使於敷政門外宜賜酒食群臣謝恩後食從之是年鵬又自舉內殿起居門外序班與御史曉到失議詔各罰一月俸科故事御史府不治尚書左右承舉奏令鵬自彈則尚書左右可知矣

二年十一月知彈御史奏今日二月班入遇雨移班廊下知班臺史董瑾引僕射在中丞三院御史之下僕射詰問瑾稱准常例臺司勅都省請檢討舊議都省稱國朝以端揆之重師表百

僚雖在別司皆爲統屬且左右僕射常朝不在中丞之下赴宴  
廊食並在中丞之上况中丞有公叅之禮避路之儀詳其道理  
自有等降臺司又堅稱李瑾盧質任僕射日亦如此又引通事  
舍人在一品班上尋申中書門下奉宰臣判令廊下使重定班  
位廊下使言今後遇雨移班廊下欲請依殿前專位次第二品  
在三品前一品後如中丞大夫位置郎大夫中丞前其四班准  
此謹聞勅令置一品二品三品磚位

晉高祖天福二年三月御史臺奏唐朝令式南衙常叅官文武  
百寮每日朝退於廊下賜食謂之常食自唐末亂離常食漸廢  
仍於入閣起居日賜食每入閣禮畢閣門宣放仗群官俱拜請  
之謝食至清泰年中入閣禮畢更差中使至正衙門口宣食賜

百立班重謝交失本根今後入閣食賜望不差中使口宣從之  
四月御史臺奏文武百官每日朔望入閣禮畢賜廊下食在京  
時祇於朝堂幕次兩廊下今在行朝於正衙門外權爲幕次房  
廊隘狹伏恐五月一日朝會禮畢准例賜食於幕次難爲排比  
伏見唐明宗時兩省官於文明殿前廊下賜食今未審入閣日  
權入正衙門內兩廊下排比賜食爲復別有處分勅宜依明宗  
朝舊規廊下賜食

四年三月御史臺奏按六典侍御史掌糾舉百僚推搆獄訟居  
上者判臺知公解雜事次知西推贖贖三司受事次知東推理  
廩伏乞今後准故事施行勅宜依舊制尋以尚書駕部員外郎  
兼侍御史知雜事劉皞爲河南少尹自是無尚書知雜者

五月御史臺奏尚書郎知雜之時伏臺禮止軍巡印吏咸集公  
叅府司兩縣皆呈印今年深御史判雜上事欲准前例從之  
五年二月乙巳御史中丞竇真固奏國忌日宰臣跪爐焚香僧  
人袁讚李思述祖先違世之事而文武百辟儼然列坐竊惟禮  
非天降酌在人情今古通規君親至敬對像佛行香之日實帝  
王不樂之辰豈有聽烈祖之舊勳加光祿贊冠諸王則即中加  
冠中尉贊冠今同於諸皇則重依於諸皇則輕又春秋之義不  
以父命辭王父命禮父在斯為子君在斯為臣皇太子君臣子  
之節無專用之道南郡雖處藩國非支庶之例宜稟天朝之命  
微申冠冢之禮晉武帝詔稱漢魏遣使冠諸王非古正典此蓋  
謂庶子封王合依公冠自主之義至於國之長孫遣使惟允宜

使太常持節加冠大鴻臚為贊醮酒之儀亦歸二卿醮之辭附  
准經記列更撰立不依藩國常躰國官陪位拜賀自依舊章其  
曰內外二品清官以上詣止車門集賀并詣東宮南門通殿別  
日上禮宮臣亦詣門稱慶加上臺之儀既冠之後尅日謁廟以  
引尊祖之義此既大典宜闕八座承即拜下二學詳議僕射王  
真等四十人議並同拜撰立贊冠醮二辭詔可  
伏曼容為太子步兵校尉永明初王金輅建斨碧衆大輅建赤  
斨曼容議以為齊德尚清五輅牛及五色幡旗並宜以先青為  
次軍容是月殿中侍御史賈玳殿中侍御史劉載伏申自漢朝  
初每遇內殿起居臺司定左右巡使先入起居後於殿庭左右  
立定百官始有官失儀具彈奏者自今後欲依入閣彈奏儀拆

腰奏候宣徽使言所奏知通事舍人喝拜兩拜訖便喝好去便  
退如兩巡使自有失儀亦候班退左巡使失儀右巡使彈奏右  
巡使失儀左巡使彈奏

世宗顯德五年閏七月一日御史臺奏文武百官每月赴朝參  
不到如是常朝不到於本官料錢上每貫罰二十二文如是內  
殿起居入閣行香出城衆集及非時慶賀御樓御殿橫行參假  
不到並是陪罰臺司先榜幕次晚告本官限三日外即牒三司  
尅拆如有故曾陳牒即將領由呈驗又十六愆條准

元和二年十二月內御史臺奏文武常參官准乾元元年三月  
勅如有朝堂相吊慰相跪拜待漏行立失序談笑誼譁入衙門  
執笏不端行立遲慢至班列行立不正起拜失儀拜跪不俯伏  
舒脚穿班伏出閣門不即就班無故離位廊下食行坐失儀拜  
起振衣退朝不從正衙門出非公事入中書每犯者奪一月俸  
今商量比舊條各減一半如所由指揮尚或抵拒即准舊例錄  
奏貶降從之

同日御史臺由臺司見管四推臺一推臺二推殿一推殿二推  
或准勅命宣頭堂帖指揮送到公事并諸道州府論訴准例三  
人已上三院御史從上論次配推兼具差定推官明御申奏申  
中書門下如是三人已上即本彈推勘若四推皆有公事外便  
有刑獄即差次官推勘兼便逐日輪差官吏臺直點檢刑獄同  
日御史臺申臺司或准勅命宣頭委臺司差官出外推勘刑獄  
臺司舊例於監察御史內從下差定如是時勅定名不拘此例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五百一十七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五百一十八

憲官部七

彈劾

秦置御史之職掌舉察非法受公卿群吏奏事有違失舉劾之  
歷代因之以為風憲之任故事專其搏擊重其威權蓋所以震  
爾外庭紀綱百辟者也乃有居是任者時稟綱毅之性內懷骨  
鯁之操嫉惡以自任臨事而不惑靡畏於疆禦無避於貴倖正  
言以斥其短露章以暴其過使怙寵者褫魂懷姦者喪膽激揚  
風烈聳動倫類斯固足以稱專席之任光簪筆之選成繡衣直

指之義振惠文彈治之業者也而漢初叔孫生之制禮亦曰御  
史舉不如儀者輒引去之東漢凡祠郊廟及大廟會六封拜則  
御史一人監威儀劾違失此又成朝廷之尊致禮容之肅故雖  
暴威武者亦知懼焉

漢張湯為御史大夫時徐偃以博士使行風俗矯制度膠東魯

國鼓鑄鹽鐵

鑄銅鐵扇熾  
火謂之鼓

還奏事徙為大常丞湯劾矯制大害

法至死偃以為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  
之可也湯以致其法不能誣其義有詔下終軍問狀軍詰偃曰  
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勢呼吸  
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顛已之宜今天下為一萬里同風故春  
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也且鹽鐵郡有餘藏

先有蓄積正二國廢國家不足以為利害而以為安社稷存萬民為

辭何也又詰偃膠東南近琅邪北接北海魯國西枕泰山東有

東海受其鹽鐵偃度四郡口數田地率其用器食鹽不足以拜

給二郡邪將執宜有餘而吏不能也何以言之偃矯制而鼓鑄

者欲及春耕種贍民器也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備備者猶今言調度

至秋乃能舉火比言與實反者非偃已前三奏無詔不惟惟思

所為不許而直矯作威福以從民望干名采譽干求也此明聖未取也

所必加誅也枉尺直尋孟子稱其不可今所犯罪重所就者小

偃自弔必死而為之邪弔許將幸誅不加欲以采名也偃窮訕

服罪當死軍奏偃矯制頒行非奉使體請下御史徵偃即罪奏

可上善其詰有詔示御史大夫

嚴延年為侍御史宣帝立延年劾奏大將軍霍先擅廢立主無

人臣禮不道奏雖寢朝廷肅焉敬憚之又劾大司農田延年持

兵干屬車干犯也屬車天子後車也大司農自訟不干屬車事下御史中丞

譴責延年何以不移書宮殿門禁止大司農而令得出入宮於

是覆劾延年蘭內罪人法至死故事有所劾奏並移宮禁止不得入覆反也以此事劾之

延年亡命

蓋寬饒宣帝時為司隸校尉平恩侯許伯入第許伯皇太祖外祖也入第者治

弟新城始入居之丞相御史將軍二千石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廼

往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擅長卿起舞為沐猴與狗鬪沐猴坐皆鬪猴

大笑寬饒不說因起趨取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

禮不敬帝欲罪少府許伯為謝良久帝廼辭

王駿為司隸校尉奏免丞相匡衡初衡封僮之樂安鄉屬臨即淮郡

本田提封三千一百頃南以閩伯為界閩者伯之名也初元元年郡國

誤以閩伯為平陵伯積十餘歲臨淮郡遂封貞平陵伯以為界

多四百頃至建始元年郡廼定國界上計簿更定國言丞相府

衡謂所親吏趙商曰主簿陸賜故居奏曹習事曉知國界署集

曹掾明年治計時衡問商國界事曹欲柰何商曰賜以為舉計

令郡實之舉發上計之簿令郡政從平陵伯以為定實恐郡不肯從實可令家丞上

書衡曰顧當得不耳何上書顧念也亦不告曹使舉也聽為之後

賜與屬明舉計曰案故圖樂安鄉南以平陵伯為界不足故而

以閩伯為界解不足故者不依故圖而滿是也解者以分解此時意圖猶今言分派意也郡即復以

四頃百付樂安國衡遣從使僮收取所還田租穀千餘石入衡

家駿與少府中行廷尉事劾奏衡監臨盜所主守直十金以上

十金以上當時律定罪之次若今律條言一尺以上一匹以下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地所以

壹統尊法制也衡位三公輔國政領計簿知郡實正國界計簿

已定而背法制專地盜土以自益及賜明阿承衡意猥舉郡計

亂滅縣界猥由也附下罔上擅以地附益大臣皆不道於是帝可

其奏勿治丞相免為庶人

王尊為司隸校尉元帝時中書謁者令石顯貴幸專權為姦邪

丞相衡御史大夫張譚皆阿附畏事顯不敢言久之帝成即位

顯徙為中太僕屬官之不復典權衡譚乃奏顯舊惡請免顯等

尊於是是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五常仁義禮智

信也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也事見虞書皋陶謨以總方略

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也事見虞書皋陶謨

以總方略

一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為職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勢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為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也皆不道在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体又正月行幸曲臺臨嚮罷衛士諸衛士更盡得代去故天子自臨而饗之衡與中二千右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臣欽若等案百官奏賞姓浩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為賞布東鄉席坐正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天子當臨鄉土時百官共職萬眾會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為小惠於公門之下動不中禮亂朝廷爵秩之位衡又使官大奴入殿中問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衡安坐不變色改

容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有詔勿治於是衡慙懼免

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天子以新即位重傷大臣重難仍下御

史丞奏問狀劾奏尊妄詆欺誹謗赦前事猥歷奏大臣無正法

稀成小過以塗汙宰相推辱公卿輕薄國家奉使不敬有詔左

遷尊為高陵令

翟方進為丞相司直從上至甘泉宮會殿中司隸校尉陳慶與

廷尉范滂壽語時慶有章劾自道行事以贖論時令尚書持戒

事來當於自決前戒為尚書時嘗有所奏事忽忘之留月餘言此

者莫尚書忘已之事不奏方進於是舉劾慶曰案慶奉使刺舉大臣故為尚

書知機事周密壹統明主躬親不解慶有罪未伏誅無恐懼心

豫自不坐之比比例又暴揚尚書事言遲疾無所在虧損聖

德之聰明奉詔不謹皆不敬既自云不坐又言遲疾所無比之二條於法皆為不敬

臣謹以劾慶坐免官又故事司隸校尉位在司直下初除謁兩

府兩府丞相及御史也其有所會居中二千石前與司直並迎丞相御史

初方進新視事而消勲亦初拜為司隸不肯謁丞相御史大夫

後朝會祠見禮節又倨方進陰察知勲私過光祿勲辛慶忌又

出逢帝勇成都侯商道路下車立額過迺就車額待於是方進

舉奏其狀曰臣聞國家之典尊尊而敬長爵上下之禮王道

綱紀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焉丞相進見聖主

御坐為起在輿為下漢舊儀云皇帝見丞相起謁者贊稱曰皇帝為丞相起立乃坐皇帝在道丞相迎

謁謁者贊稱曰皇帝為丞相下輿立乃升車群臣宜皆承順聖化以視四方勲吏二

千石幸得奉使不遵禮儀輕慢宰相賤易上卿而又詘節失度

邪調無常私過幸慶忌見王邑厲內荏墮國體墮毀也亂朝廷之

序不宜處位臣請下丞相免勲遂貶勲為昌陵令

孫寶成帝時為丞相司直帝舅紅陽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

尚占墾草田數百頃隱度取之也頗有民所做少府陂澤略皆

開發舊為陂澤本屬少府其後以假百姓上書願以八縣官立

田書云新墾得此有郡詔平田子直受其田而錢有貴一萬萬以

上增於寶聞之遣丞相史案驗發其姦劾奏立尚懷姦罔上狡

猾不道尚下獄死立雖不坐後兄大司馬衛將軍商薨次當代

商帝度立而用其帝曲陽侯根為大司馬驃騎將軍度過也過

解光為司隸校尉哀帝即位奏曲陽侯王根宗重身尊三世據

權五將秉政天下輻輳自効根行貪邪藏累鉅萬縱橫恣意大

治室第中起土山立市殿上赤墀戶青瑣遊觀射獵使奴從者  
被甲持弓陳為步兵止宿宮水衡共張廢民治道百姓苦其役  
內懷姦邪欲堯朝政推親近吏主簿張業以為尚書蔽上內壅  
王路外交藩臣驕奢僭上懷亂制度案根骨肉至親社稷大臣  
謂先帝棄天下根不悲哀思慕山陵未成乃聘取故掖庭女樂  
五官殷嚴王飛等五官內官名也外戚傳曰五官是三百石置酒歌舞指忌先帝厚  
恩背臣子義及根兄子成都侯况幸得以外親繼父為例侯侍  
中不思報厚恩亦聘取故掖庭貴人以為妻皆無人臣禮大不  
敬不道於是天子曰先帝遇根况父子至厚也今乃皆忘恩義  
以根嘗建社稷之策謂立哀帝為嗣也遣就况為庶人歸故郡根及  
况父商為薦舉為官者皆罷

陳崇為丞相司直時陳遵為河南太守而弟級為荊州牧當之  
官俱過長安富人故淮陽王外家左氏飲酒作樂後崇聞之劾  
奏遵兄弟幸得蒙恩超等歷位尊爵列侯備以郡守級州牧奉  
使以舉直察枉宣揚聖化為職不正身自慎如遵初除藩乘車  
入閭巷藩車之有屏者過寡婦左阿居置酒謳歌遵起舞跳梁傾仆上  
暴因留宿為待婢扶卧遵知飲酒飲晏有節晏食禮不入寡婦  
之門而湛酒溷肴亂男女之別輕辱位羞汗印友鼓謂印之祖也惡不  
可忍聞臣請皆免

後漢鮑永建武十年為司隸校尉光武叔父趙王良遵戚貴永  
以事劾良大不敬特良從宋中郎將來斂喪還入夏城門中與  
五官將軍相逢道迫良怒召門候岑尊叩頭馬前永劾良曰今

月二十七日車駕臨故中郎將來斂喪還車駕須臾趙王良從後到與右中郎將張邯相逢城門中道迫狹叱邯旋車又召候岑遵詰責使前走數十年案良諸侯藩臣蒙恩入侍知尊席城門候吏六百而肆意加怒令叩頭都道奔走馬頭前無藩臣之禮大不敬也由是朝廷肅然莫不戒慎

馬嚴章帝初為御史中丞奏益州刺史朱鮪揚州刺史倪說涼州刺史尹業等每行考事輒有無故又選舉不實曾無貶坐是使臣下得作威福也書奏帝納其言而免鮪等官

宋意為司隸校尉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兄弟貴盛步兵校尉鄧疊河南尹王調故屬郡太守廉范等群黨出入憲門負勢放縱意隨違舉奏無所迴避由是與竇氏有隙

陳忠為尚書安帝永寧元年西南夷揮國王獻樂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明年元會作之於庭帝與群臣共觀大奇之諫議大夫陳揮獨離席舉手大言曰昔齊魯為夾谷之會齊作侏儒之樂仲尼誅之又曰放鄭聲遠佞人帝王之庭不宜設夷狄之技忠劾奏禪曰古者合歡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故詩云以雅以南韎任朱離今揮國越沙踰縣度萬里貢獻非鄭衛之聲佞人之比而揮廷訕朝政劾揮下獄有詔勿收左轉為丞菟候成障尉詔下之官上妻子從者名禪既行朝廷多訟之

張綱為御史順帝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循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

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奏曰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贊日月而專為封丞長蛇肆其貪吻其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齒者也書御京師震竦御進也時冀妹為皇帝后內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網言直終不忍用

种暉順帝末為侍御史時所遣八使光祿大夫杜喬周與等多所糾奏而大將軍梁冀及諸宦官互為請救事皆被寢暉自以職主刺舉志案姦違乃復劾諸為八使所舉獨郡太守劉宣等罪惡章露宜伏毆刀又奏請劾四府條舉近臣父兄及知親為刺史二千石尤殘穢不勝者免罪遣案帝乃從之

陳翔為御史時正旦朝賀大將軍梁冀威儀不整奏冀恃貴不敬請收案罪時人竒之

虞詡為司隸校尉數月間奏大傳馮石太尉劉喜中常侍程璜陳秉孟主李閔等

韓演為司隸校尉時中常侍新豐侯單超武原侯徐璜東武陽侯貝瑗上蔡侯左悺汝陽侯唐衡武五侯宗族賓客虐徧天下民不堪命起為寇賊演因奏悺罪惡及其兄大僕南鄉侯稱請託州郡聚斂為姦賓客放縱侵犯吏犯悺稱皆自殺演又奏瑗兄沛兄弟相恭職罪微詣廷尉瑗詣獄謝上還東武陽侯印綬詔貶為都鄉侯卒於家超及璜衡襲封者並降為鄉侯租入歲

皆三百萬子弟分封者悉奪爵土

朱穆桓帝時爲侍御史值帝臨辟雍行禮畢公卿出虎賁置弓階上公卿下階避弓穆過呵虎賁曰執天子器何故投於地虎賁抵罪公卿皆慙曰朱御史可謂臨事不惑者也

晉何曾魏嘉平中爲司隸校尉撫軍校事尹模憑寵作威姦利盈積朝野畏憚莫敢言者曾奏劾之朝廷稱之

劉毅爲司隸校尉皇太子朝鼓吹將入東掖門毅以爲不敬上之於門外奏勅保傳以下詔赦之然後得入又劾奏何曾侈汰無度帝以曾重臣一無所問又護軍羊琇乘羊車爲毅所奏武帝詔曰羊車雖無制非素者所服免官

劉享爲都官從事奏何曾侈以銅鈎鍠紉車莖牛蹄角

侯史光爲御史中丞大保王祥久疾廢朝光奏請免之詔優祥而寢光奏

崔洪武帝世爲御史治書長樂馮恢父爲弘農太守愛少子淑欲以爵傳之恢父終服闋乃還鄉里結草爲廬陽瘖不能言淑得襲爵恢始仕爲博士祭酒散騎常侍崔嬰薦恢高行邁俗俾繼古烈洪奏恢不敦儒業令學生番直左右雖有讓侯微善不得稱焉倫輩爲浮華之日遂免嬰官朝廷憚之

傅祗爲司隸校尉武帝時荊州刺史石崇得鴝鳥鶻以與後將軍王愷時制鴝鳥不得過江祗糾奏詔原之燒鴝於都街

傅咸爲尚書左丞時司隸荀愷從兄喪自表赴哀詔聽之而未下愷乃造楊駿咸奏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同堂云隕方在信

宿聖恩矜愍聽使臨喪詔未下而便以行造急諂媚之敬無友  
于之情宜加顯貶以隆風教帝以駿管朝政有詔不問駿甚憚  
之後為議郎長兼司隸校尉時朝廷寬施豪右放恣交私情託  
朝野溷淆咸奏免河南尹澹左將軍倩廷尉光兼河南尹何攀  
等京都肅然貴戚攝伏咸以聖人久於其道天下化成是以唐  
典三載考績九年黜陟其在周禮三年大比孔子亦云三年有  
成而中間以來長史到官未幾便遷百姓困於無定吏卒疲於  
迎送時僕射王戎兼吏部咸奏戎備位台輔兼掌選舉不能謐  
靜風俗以疑庶績至今人心傾動開張浮競中郎李童李儀不  
相規正請免戎等官詔曰政道之本誠宜久於其職咸奏是也  
戎職在論道吾所崇委其解禁止

王戎為甲午制凡選舉皆先  
治百姓然後受用或奏戎曰

書稱三考載績三考黜陟幽明今內外群臣居職未暮而戎奏  
還既未定其優劣且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巧詐橫生傷農害政  
戎不仰依堯舜典謨而誣動浮華虧敗風俗非徒無益乃有大  
宜免戎官以敦風俗戎與賈郭通親竟得不坐

御史中丞解結以咸劾戎為違典制越局侵官干非其分奏免  
咸官詔亦不許咸上事以為案令御史中丞督司百僚皇太子  
以下其行在馬內有違法憲者皆彈糾之雖在行馬外而監司  
不糾亦得奏之如今之文行馬之內有違法憲謂禁防之事耳  
宮內禁防外司不得而行故專施中丞今道路橋梁不脩闔訟  
屠沽不絕如此之比中丞推責州坐即今所謂行馬內語施於  
禁防既云中丞督司百僚矣何復說行馬之內乎既云百僚而  
不得復說行馬之內者禁防之事已於中丞說之故也中丞司  
隸具糾皇太子以下則共對司內外矣不為中丞專司內百僚

司隸專司外百僚自有中丞司隸以來更互奏內外衆官惟所  
糾得無內外之限也而結一旦橫挫臣前所以不羅縷者莫因  
結奏得從私願也今既所願不從而勅云但爲過耳非所不及  
也以此見原臣忝司直繩之任宜當正己率人若其有過不敢  
受原是以申陳其愚司隸與中丞俱共糾皇太子以下則從皇  
太子以下無所不糾也得糾皇太子而得不糾尚書臣之闇塞  
既所未璧皇太子爲在行馬之內邪皇太子在行馬之司而得  
糾之尚書在行馬之內而不得糾無有此理此理昭然而結以  
此挫臣臣可無恨耳其於觀聽無乃有怪邪臣識石公前在殿  
上脫衣爲司隸荀愷所奏先帝不以爲非于時莫謂僭官今臣  
裁糾尚書而當有罪乎咸累自上稱引故事條理灼然朝廷無  
以妨之

劉歊爲侍御史時司徒王渾主簿劉典獄辭連歊將收廷尉渾  
不欲使府有過欲距劾自舉之與歊更相曲直渾怒便遜位還  
第歊乃奏渾曰謹案司徒王渾蒙國厚恩備位罪司不能上佐  
天子調和陰陽下遂萬物之宜使卿大夫各得其所故因劉典  
距扞詔使私欲太府典長獄訟昔陳平不谷漢文之問郅吉不  
問死人之變誠得宰相之體也既典刑獄怨懟而退舉動輕速  
無大臣之節請免渾官右長史楊立亭侯劉肇便辟善柔苟於  
阿順請大鴻臚削爵土諸聞歊此奏者皆歎羨之歊後爲左丞  
兼御史中丞奏免尚書僕射東安公繇及王粹董艾等十餘人  
朝廷嘉之遷司隸校尉奏免武陵王濬及何綏劉坦溫叢李桓

等

顧和爲御史大夫中丞劾奏尚書左丞戴抗贓百萬付法議罪并免尚書傅玩郎劉儻官百僚憚之

溫嶠爲司隸都官從事散騎常侍庾敳有重名而頗聚斂嶠舉奏之京都震肅

張輔爲御史中丞特積弩將軍孟觀與明威將軍郝彥不協而觀因軍事害彥又賈謐潘岳石崇等共相引重及義陽王威有月事輔並糾劾之

傅宣爲御史中丞東海王越誅繆播王延等皆上依劉輿之謀延愛妾荆氏有音伎延尚未殮輿便聘之未及迎又爲大傳從事中郎王俊所爭奪宣劾奏之越不問輿而免俊官

熊遠轉御史中丞時尚書刁協用事衆皆憚之尚書郎盧緄將入直遇協於大司馬門外協醉使緄避之緄以當直不肯迴協令牽梓墮馬至協車前而後釋遠奏請免協官詔令白衣領職劉隗遷丞相司直委以刑憲時建康尉收護軍士而爲府將募取之隗奏免護軍將軍戴若思官世子文學王籍之右叔母喪而婚隗奏之帝下令曰時稱殺禮多婚以會男女之無夫家正今日之謂也可一解禁止自今以後宜爲其防東閣祭酒顏禽在叔父喪嫁女隗又奏之盧江太守梁龕明日當除婦服今日請客奏伎丞相長史周穎等三十餘人同會隗奏曰夫嫡妻長子皆杖居廬故周景王有三年之喪既除而宴春秋猶譏况龕匹夫暮宴朝祥當懲慢服之愆宜肅喪紀之禮請免龕官削侯

爵穎等知龕有喪吉會非宜禮各奪俸一月以肅其違從之祖約爲從事中郎典選舉約妻無男而性妬約亦不敢違忤嘗夜寢於外忽爲人所傷疑其妻所爲約求去職帝不聽約便從右司馬營東門私出隗劾之曰約幸何殊寵顯位選曹銓衡人物衆所具瞻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杜漸防萌式遏寇害而乃變起蕭牆患生婢妾身被刑傷虧其膚髮群小噂嚙囂聲遠被塵穢清化玷累明時天恩含妬猶復慰諭而約違命輕出既無明知以保其身又孤思察命宜加貶黜以塞衆謗帝不之罪隗重加執據終不許丞相符叅軍宋挺本揚州刺史劉陶門人陶亡後挺娶陶愛妾以爲小妻建興中挺入割盜官布六百餘匹正刑棄市遇赦免而奮武將軍阮抗請爲長史隗劾奏曰挺蔑其死主而專其室悖在三年之義傷人倫之序當投之四裔以禦魑魅請除挺名禁固終身而奮武將軍太山守阮抗請爲長史緯文經武剖符東藩當用勲舊忠良昵近仁賢而褒求賊污舉頑用囂請免抗官下獄理罪奏可而挺病死隗又奏符旨挺已喪亡不復追貶愚蠢意闇未達斯義昔鄭人斲子家之棺漢明追討史遷經傳褒貶皆追書先數世百年間非徒區區於釐當時亦將作法垂於來世當朝亡夕沒便無善惡也請曹如前追除挺名爲民錄妾還本顯證惡人班下遠近從之南中即將王含以族疆顯貴驕傲自恣一請叅佐及守長二十許人多取非其才隗劾奏文致甚苦事雖被寢王氏深忌疾之而隗之彈奏不畏疆禦皆此類也建興中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而血

逆源隗又奏曰古之爲獄必察五聽三槐九棘以求民情雖明  
庶政不敢折獄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是以明王哀矜  
用刑曹叅去齊以獄市爲寄自頃烝荒殺戮無度罪同斷異刑  
罰失宜謹案行督令運史淳于伯行血著枉遂逆上終極枉末  
二丈三尺旋復下派四尺五寸百姓誼譁士女縱觀或曰其冤  
伯息忠訴辭稱枉云伯督運訖去二月是畢代還有無稽之受  
昧使役罪不及死軍是戍軍非爲征軍以乏軍輿論於理爲枉  
四年之中供給運漕諸徵發租調百役皆有稽停而不以軍輿  
論至於伯也何獨明之捶楚之下無求不得囚人畏痛飾辭應  
之理曹國之典刑而使忠等稱冤明特謹按巡事申郎周筵法  
曹叅軍劉喬屬李正幸荷殊寵並登列曹當思敦奉正道詳法  
慎殺使兆庶無枉人不稱訴而令伯枉同周音冤魂哭於幽都  
訴靈恨於黃泉嗟嘆甚於杞梁血妖過於壞城故有隋霜之人  
夜哭之鬼佰有盡見彭生爲丞刑殺失中妖青並見以古况今  
其撥一也皆由筵等不勝其任請皆免官於是右將軍王遵等  
上跡引咎請解職帝曰政刑失中皆吾闇塞所由尋亦愧懼思  
聞忠告以補其闕而引過求退豈所望也由是遵等一無所問  
隗遷御史中丞周嵩嫁女門生斷道解廬斫傷二人建康左尉  
赴變又被斫隗劾嵩兄吏部尚書顛曰顛幸荷殊寵列位上寮  
當崇明憲典協和上下刑于左右以御于家邦而乃縱肆小人  
群爲克害公於廣都之中白日丹尉遠近訕赫百姓誼譁虧損  
風望漸不可長既無大臣檢御之節不可對揚休命宜加貶黜

以爾其違顛坐免官

卞壺爲御史中丞忠於事上權貴屏跡特淮南小中正王式經  
母前夫終更適式父式父終喪服訖議還前夫家亦有繼子奉  
養至終遂合葬於前夫式自云父臨母求去父許諾於是制出  
母齊衰朞壺奏曰就如式父臨終許諾必也正名依禮爲無所  
據若父有命須顯七出之責當存時棄之無緣以絕義之妻留  
家制服若式父臨困謬亂使去留自由者此必爲相要以非禮  
則存亡無所得從式宜正之以禮魏顆父命不從其亂陳乾昔  
歆以二婢子殉其子以非禮不從春秋禮記善之並以妾媵猶  
正以禮况其母乎式母於夫生事奉終非爲既絕之妻夫亡制  
服不爲無義之婦自云守節非爲更嫁離絕之斷在夫沒之後

夫之既沒是其從子之日而式以爲出母此母以子出也致使  
存無所容沒無所託也寄命於他人之門埋尸於無名之塚若  
式父亡後母尋沒於式家必不以爲出母明矣許諾之命一耳  
以爲母於同居之時至沒前子之門而不以爲母此爲制離絕  
於二居裁出否於意斷離絕之斷非式而誰假使二門之子皆  
此母之生母戀前子求去求絕非禮於後家還反又非禮於前  
門去不可去還不可還則爲無寄之人也式必內盡規諫外極  
防閑不絕明矣何至守不移於至親畧情禮於假繼手繼母如  
母聖人之教式爲國士閨門之內犯禮違義開闢未有於父則  
無追亡之善於母則無孝敬之道存則去留自由亡則合葬路  
人可謂生事不以禮死葬不以禮者也虧損世教不可以居人

倫銓正之任案侍中司徒臨穎公組敷宣五教實在任人而含  
容違禮曾不貶黜揚州大中正侍中平望亭侯燁淮南大中正  
散騎侍郎弘顯執邦論朝野取信曾不能卒禮正違崇孝敬之  
教並爲不勝其任請以見事免組燁弘官大鴻臚削爵土廷尉  
結罪跡奏詔特原組等式付鄉邑清議廢棄終身

鍾雅成帝初爲御史中丞時國喪未暮而尚書梅陶私奏女妓  
雅劾奏曰臣聞放勳之殂八音遏密雖在凡庶猶能三載自茲  
以來歷代所同爾祖明皇帝棄背萬國當暮月來聖主縞素泣  
血臨朝百僚慘愴動無歡容陶無大臣忠慕之節家庭侈靡聲  
妓紛葩絲竹之音源聞衢路宜加放出以整王憲請下司徒論  
清議穆后臨朝特原不問雅直法繩違百僚皆憚之

司馬恬爲御史中丞值海西廢簡文帝登祚未解嚴大司馬桓  
溫屯中堂吹警角恬奏劾溫大不敬詣科罪溫視奏歎曰此兒  
乃敢憚我真可畏也恬忠正有局在朝憚之

江績爲御史中丞王恭將伐譙王尚之先遣何澹之孫無忠向  
句容左衛將軍桓脩以左衛領振武將軍與輔國將軍陶無忌  
距之脩次句容俄而恭敗無終遣書求降脩既旋軍而楊佺期  
已至石頭時朝廷無備內外惶駭脩進說曰殷桓之下專侍王  
恭恭既破滅莫不失色今若優詔用玄玄必內喜則能制仲堪  
佺期便並順命朝廷納之以脩爲龍驤將軍荊州刺史假節權  
領在衛文武之鎮又令劉牢之以千人送之轉仲堪爲廣州脩  
未及發而玄等盟於尋陽求誅牢之尚之并訴仲堪無罪獨被

降出於是詔復仲堪荊州績奏脩成受揚佺期之言交通信命  
宣傳不盡以爲身計疑語朝筭收付廷尉時詔免官

褚粲爲御史中丞中書令中鎮將軍王國寶與會稽王道子持  
威權扇內外及弟忱卒國寶自表求解職迎母并奔忱喪詔特  
賜假而盤桓不時進發爲粲所奏國寶懼罪衣女子衣託爲王  
家婢詣道子告其事道子言之於帝故得怨後驃騎將軍王徽  
請國寶同譙國寶素驕貴使酒怒尚書左丞祖台之攘袂大呼  
以盤馱樂器擲台之台之不敢言復爲粲所彈詔以國寶縱肆  
情性甚不可長台之懦弱非監司体並坐免罪

王禎之爲御史中丞司馬休之爲荊州刺史桓振襲江陵休之  
戰敗出奔襄陽宣朔將軍張暢之高平相劉懷肅自污攻振走  
之休之還鎮禎之奏休之失戍免官朝廷以豫州刺史魏詠之  
代之徵休之還京師

阮散之爲御史中丞後將軍司馬休之與尚書虞肅父犯禁嬉  
戲散之奏劾休之降號征虜將軍

宋鄭鮮之在晉爲御史中丞外甥劉毅權重當時朝野莫不歸  
附鮮之盡心高祖獨不屈意於毅毅甚恨之義熙六年鮮之使  
治書侍御史丘洹奏彈毅曰上言傳詔羅道盛輒開牋遂盜發  
密事依法棄市奏報行刑而毅以道盛身有侯爵輒停宥業毅  
勲德光重任居次相既殺之非已無緣生之自由又奏之於先  
而弗請於後聞外出疆非此之謂中丞鮮之於毅舅甥制不相  
糾臣請免毅官詔無所問

王弘宋國初遷爲尚書右僕射奏彈謝靈運曰臣聞王假有命  
垂訓大易作威專戮致誠周書斯典或違刑茲無赦世子左衛  
率康樂縣公臣謝靈運力人桂興淫其嬖妾殺興江漢棄尸洪  
流事發京畿播聞遐邇適宜加重劾爾正朝風業世子左衛率康  
樂縣公謝靈運過蒙恩獎頻承榮授聞禮知禁爲日已久而不能  
防閑閭閻致茲紛穢固顧憲軌忿殺自由此而勿治典刑將替  
請以見事免靈運所居官上臺削爵土收付大理治罪御史中  
丞都亭侯王准之顯居要任邦之司直風聲噂咤曾不彈舉若  
知而弗糾則情法斯撓如其不知則尸昧已甚豈可復預清階  
式是國憲請免所居官以侯還散軍中內臺舊體不得用風聲  
舉彈此事彰赫曝之朝野執憲蔑聞群司循舊國典既類所虧  
者重臣弘忝承人之位副朝端若復謹守常科則終莫之糾正  
所以不敢拱默自同秉彛違舊之愆伏願准裁高祖今日靈運  
免官而已餘如奏端右簡正風軌誠副所期豈拘常義自今爲  
永制

孔琳之爲御史中丞奏劾尚書令徐羨之曰臣聞事上以奉憲  
爲恭臨下以威嚴爲整然後朝典惟明蒞衆必肅斯道或替則  
憲綱其頽臣以今日七月七日預皇太子正會會畢車去送猥臣停  
門侍闕有何人乘馬當臣車前收捕驅遣命去何人罵詈收捕  
詔審欲錄臣尚慮紛紜語令勾問而何人獨罵不止臣乃使錄  
何人不肯下馬連叫大喚有兩威儀走來擊臣收捕尚書令事  
省倪宗又牽威儀手力擊臣下人宗云中丞何得行亮敢錄令

公人凡事中丞收捕威儀悉皆縛敢臣勅下人一不得闖凶勢  
輒張有頃乃散又有群人就臣車則錄收捕樊馬子行築馬子  
頓伏不能還臺臣自錄非本無對校而宗敢乘勢凶恣篡奪罪  
身尚書令臣羨之與臣列車紛紜若此或云羨之不禁或云羨  
之禁而不止縱而不禁既乖國憲禁而不止又不經通凌犯監  
司凶聲彰赫容縱宗等曾無糾問虧損國威無大臣之体不有  
準繩風裁何寄羨之內居朝右外司輦轂位任隆重百辟所瞻  
而不能顧惜朝章爾是風軌致使宇下縱肆陵暴憲司凶赫之  
聲起自京邑所謂已有短垣而自踰之又宗爲篡奪之主縱不  
糾問二三虧違宜有裁貶請免羨之所居官以公還第宗等篡  
奪之愆已屬掌故御史隨事檢處詔曰小人難可檢御史空無

所問餘如奏羨之任居朝端不欲以犯憲示物時羨之領揚州  
刺史琳之弟璩之爲治中羨之令解釋琳之停寢其事琳之不  
許璩之固陳琳之謂曰我觸忤宰相正當罪止一身汝必不應  
從坐何須勤勤邪自百寮震爾莫敢犯禁

荀赤松爲尚書左丞相顏延之爲國子祭酒司徒左長史生啓  
買人田不肯還直赤松奏之曰求田問舍前賢所鄙延之唯利  
是視輕買陳聞依傍詔恩拒捍餘直甫及周年猶不畢了昧利  
苟得無所顧忌延之昔坐事屏斥復蒙抽進而曾不悛革怨誹  
無已交遊偷葺沉迷趨藥橫典譏謗擅毀朝士仰竊過榮增損  
薄之性私恃顧眄成疆梁之心外示寡永內懷奔競干祿祈遷  
不知極已預讎班觴肆罵上席山海含容每存遵養愛兼彫虫

未忍避棄而驕放不節日月彌著臣聞聲聞過情孟軻所耻况  
聲非外來聞由己出雖心智薄劣而高自比擬客氣虛張曾無  
愧畏豈復弼亮五教增曜台階請以延之訟田不實妄干天聽  
以疆凌弱免所居官詔可

何承天爲御史中丞謝元爲尚書左丞大尉江夏王義恭歲給  
資費錢三千萬布五萬匹米七萬斛義恭素奢侈用常不克元  
嘉二十一年送統尚書換明年資費而舊制出錢二十萬布五  
五百匹以上並書奏聞元輒命議以錢二百萬給大尉事發覺  
元乃使令史取僕射孟顛命元時新除大尉詔議叅軍未拜爲  
承天所糾帝大怒遣元歸田里禁錮終身元時又舉承天賣菱  
四百七十束與官屬求貴價承天生曰白衣領職

劉瑀爲御史中丞瑀使氣尚人爲憲司甚得志彈蕭惠開云非  
才非望非勲非地彈王僧達云廕藉高華人品冗末朝士莫不  
畏其筆端

蔡淮爲治書御史泰始二年西討解嚴車前駕還宮徐孝嗣登  
殿不著屐淮奏罰金二兩

袁豹爲御史中丞時鄱陽縣侯孟懷玉上母擅拜國太夫人有  
司奏訐豹以爲婦人從夫之爵懷玉父大司農綽見居列卿妻  
不宜從子奏免尚書右僕射劉柳左丞徐羨之卽何邵之官詔  
並贖論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五百一十八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五百一十九

憲官部八

彈劾第二

南齊任遐為左丞大祖建元元年驃騎諮議沈憲等坐家奴客  
為劫子弟被劫憲等晏然御史中丞陸澄不糾遐奏請免澄官  
澄工表自理曰周稱舊章漢言故事爰自何維降逮江海朝之  
憲度動尚先准若乃任情違古率意專造豈謂酌諸故實擇其  
茂典案遐遣啓彈新除諮議叅驃騎大將軍軍事沈憲太子庶  
子沈曠拜弟恩勅付建康而憲被使曠受假俱無歸罪事狀臣  
以不糾憲等為失伏尋晉宋左丞案奏不之於時其及中丞者  
從來殆無王猷之習達朝章近代之宗其為左丞彈司徒屬王

蒙憚罰自解屬疾游行初不及中丞桓祕不奔山陵左丞鄭襲  
不彈祕直彈中丞禮欣時又云別攝蘭臺檢校此經彈中丞之  
謂唯左丞庾登之奏鎮北檀道濟北伐不進致虎牢陷沒蕃岳  
宰臣引咎謝罪而清師之劾曾莫奏聞收治道濟免中丞何萬  
歲失山陵情敬之極北伐專征之大秘霸李之貴道濟元勳之  
盛所以咎及南司是非常憲然祕事猶非及中丞也今若以此  
為例恐人之貴賤事之輕重物有其倫不可相方左丞江奧彈  
段景文之彈裴方明左丞甄法崇彈蕭珍又彈杜驥又彈段國  
又彈范文伯左丞羊玄保彈蕭注左丞尹景熙左丞何丞天彈  
呂萬齡並不歸罪皆為重劾凡茲十彈蓋是憲曠之比悉無及  
中丞之文左丞荀萬秋劉藏江鑑彈王僧郎王雲之陶寶度不

及中丞最是近例之明者鑑彈在今龔黎之後事行聖照遠取  
十奏近徵二案自依似為體豈得捨而不遵臣竊承人之謬奉  
國憲今遐所紕既行一時若默而不言則向為來往後人被繩  
方當追誚素餐之責貽塵千載所以備舉顯例弘通國典雖有  
愚心不在微躬請出臣表付外詳議若有臣非謬裁由天監詔  
委外詳尚書令褚淵奏宋世左丞荀伯子彈彭城令單道欣等  
坐男劫累發不禽免道欣等官中丞王准不紕亦免官左丞羊  
玄保彈豫州刺史管義之譙梁群盜免義之官中丞傳隆不紕  
亦免隆官左丞羊玄又彈兗州刺史鄭從之濫上布及加課租  
綿免從之中丞傳隆不紕免隆官左丞陸展彈建康令丘珍孫  
丹陽尹孔山士劫發不禽免珍孫山士官中丞何勗不紕亦免

勗官左丞劉蒙碑青州刺史劉道隆失火燒府庫免道隆官中丞蕭惠開不糾免惠開官左丞徐爰彈左衛軍將薛安都屬疾不直免安都官中丞張永結不糾亦免永結官澄謾聞庸見貽撓後昆上掩皇明下籠朝職請以見事免澄所居官詔曰澄表據多謬不足深刻可白衣領職

孔稚珪為御史中丞武帝永明十一年王奐為鎮北將軍雍州刺史輒殺寧蠻長史劉吳祖帝大怒稚珪奏其事曰雍州刺史王奐啓錄小府長史劉吳祖虛稱吳祖扇動山蠻規生逆謀誑言誹謗言辭不遜勅使送吳祖下都奐慮所啓欺妄於獄打殺吳祖詐啓稱自經死止今體傷捷倉黜事曝聞聽攝吳祖門生劉侃到臺辨問劉吳祖與奐共事不能相和自去年宋公思領

軍征蠻失利吳祖啓聞以啓呈奐奐因此便相嫌恨若云吳祖有罪便應事在民間民間恬然都無事迹去年九月十八日奐使仗身三十人來稱勅錄吳祖付獄安定郡蠻先在郡藏私吳祖既知其取與即牒啓奐不問吳祖後執錄奐仍令蠻領仗身於獄守視吳祖未死之前於獄以物書漆棒子中出畚報家道無罪令啓乞出都一辨乃死無恨又云奐驅吳祖嚴禁信使欲作方便殺以除口舌又云奐意乃可奐第三息彪隨奐在州凡事是非皆干豫扇構密害興祖又云興祖家餉糜中下藥食兩口便覺迴光獄子食者皆大利興祖大叫道糜中有藥近獄之家無人不聞又云奐治着吳祖曰急判無濟理十一月二十一日奐使獄吏來報興祖於獄自經死尸出家人共洗浴之見興

袒頸下有傷肩髀烏黥陰小破碎實非與祖自經死家人及門人共見非是一人重攝檢雍州都雷田文喜與劉侃符同狀與祖在獄嘆苦望間既蒙降旨欣頌始通豈容於此方復自經勅以十九日至興祖以二十一日死推理檢迹灼然矯假尋勅使送下與輒拒詔所謗諸條悉出與意毀故丞相陳顥達誹訕朝事莫此之深虜私隨父之鎮敢亂王法罪合並窮戮從之

沈詔略為左丞永明中建康令蕭誕與秣陵令司馬迪之同乘行車前導四卒昭畧奏凡有鹵簿官共乘不得兼列騶請免誕等官詔贖論

徐孝嗣為御史中丞永明中富陽人唐寓之聚黨攻陷郡縣守宰多奔敗寓之既平孝嗣奏曰風聞山東群盜剽掠列城雖不日而殄要暫干王略郡縣闕攻守之宜倉府多侵耗之弊舉善懲惡應有攸歸戾郡所領鹽官令蕭元尉桐廬今王天愍新城令陸赤奮等縣為迫劫破掠並不經格戰委職散走元尉天愍還臺赤奮不知所在又錢唐令劉虓富陽令何珣乃率領吏民拒戰不敵未委歸臺餘建德壽昌在劫斷上流不知被劫掠吳興所領餘杭縣被劫令樂琰乃率吏民繼戰不敵委走出都會稽所領諸暨縣為劫所破令陵琚之不經格戰委城奔走不知所在案元蔚等妄籍天私作使近服昧斯隱慝職啓虔劉會稽郡丞張思祖謬因承乏總任是居洵誠芻牧終焉無紀平東將軍吳郡太守文季征虜將軍吳興太守西昌侯烏任屬關河威懷是寄輒不禁止虜琰珣思祖文季視事如故鸞等結贖論詔

元蔚等免思祖鸞文季原

孫緬為左丞義曹郎張融請假奔叔父喪道中罰幹錢敬道鞭杖五十寄繫延陵獄大明五年制二品清官行僅幹杖不得出入融為緬所奏免官

梁江淹齊少帝初為御史中丞時明帝作相因謂淹曰君昔在尚書中非公事不妄行在官寬猛能折衷今為南司足以震肅百寮淹答曰今日之事可謂當官而行便恐才劣志薄不足以仰稱明旨耳於是彈中書令謝朓司徒左長史王績護軍長史庚弘遠並以久疾不預山陵公事又奏收益州刺史劉俊梁州刺史隆智伯並贓貨巨萬收付廷尉治罪臨海太守沈昭畧永嘉太守庚臺隆及諸郡二千石并大縣官長多被劾治內外肅

然

任昉為御史中丞天監四年夏高祖譔於華光殿謂群臣曰朕日晏聽政思聞得失卿等可謂多士宜各盡獻替尚書左丞范縝起曰司徒謝朓本有虛名陛下擢之如此前尚書令王亮頗有治實陛下棄之如彼是愚臣所不知帝變色言卿可更餘日縝固執不已帝不悅昉因奏曰風聞尚書左丞臣范縝自晉安還語人云我不諳餘人唯諳王亮不餉餘人唯餉王亮輒收縝自從左右萬休到臺辨問與風聞符同又今月十日御餞梁州刺史臣珍國宴私既洽群臣並已謁退時昭晉特中臣昂等十人訪以政道縝不答所問而橫議沸騰遂貶裁司徒臣朓舉庶人王亮臣于時預奉恩番並耳目所接蓋非風聞之尋王游有

豫親御軒陛義深推轂情洽湛露酒蘭宴罷當辰正立記事在前記言在後貽早朝之念深求瘼之情而縝言不遜妄陳褒貶傷濟濟之風缺側席之望不有嚴裁憲維將缺縝即主臣謹案尚書左丞臣范縝衣冠緒餘言行舛駁誇詣里落喧詬周行曲學諛聞未知去代弄口鳴舌祇足飾非乃者義師近次縝丁離艱棘曾不呼問墨纒景附頗同先覺實奉龍顏而今當協覺餘翻為矛盾人亦無常成茲奸諛且飲至策勲功徵賞厚出守名邦入司管轄苞苴罔遺而假稱折轅衣裾所製而說激失所軒與疵廢近辱民宗自居樞憲繩奏寂寞顧望縱容無至公之議惡自醜正有私訐之談所宜寘之徽纒肅正國典臣等衆議請以見事免縝所居官輒勒外狀付廷尉法獄罪治經諸連逮委之獄官以法制從事縝位應黃紙臣輒奉白簡詔聞可璽書語縝曰亮少乏才能無聞時輦昔經冒入群英相與虫薄晚節諂事江祐為吏部未又協附梅虫見茹法珍遂執昏政比屋罹禍盡家塗炭四海沸騰天下橫潰此誰之咎食亂君之祿不死於治世亮協固凶黨作威作福靡衣玉食女樂盈房勢危事逼自相吞噬速誣首題啓靡曾請罪朕錄其白旗之來賞其既往之咎亮反覆不忠奸賄彰暴有何可論妄相談述具以狀對所詰十條縝咎支離而已又征虜將軍蕭穎達乞魚軍稅昉奏彈曰臣聞貧觀所取窮視不為在於布衣窮居能敦此行尚可激貪厲俗博此薄夫况乎伐冰之家爭鷄豚之利衣縞之士受賈人之服風聞征虜將軍臣蕭穎達啓魚乞軍稅輒攝穎達宅督請

以見彭難當到臺辨問列稱尋生魚典稅先本是鄧僧琰啓乞限  
訖今年五月十四日主人穎達于時謂非新立仍啓乞接伐僧琰  
即蒙降許登稅與史法輪一年收直五十萬如其例狀則與風  
聞符同穎達即主臣謹案征虜將軍太子左衛率作唐縣開國  
侯臣隸達備位大臣預聞執憲私謁函陳至公寂寞屠守之志  
異乎鮑肆之求魚殮之資不佞潛有之數遂復申之茲文追彼  
十一風體若茲準繩斯在陛下弘借勲良每為曲法臣當官執  
憲敢不直繩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穎達所居官以候還第有  
詔原之

元魏圍司州刺史蔡道恭城中負版而汲郢州刺史曹景宗望  
門不出但縱軍游獵而已及司州城陷昉奏劾之高祖以功臣  
寢而不治

虞曠為治書侍御史伏暄為永陽內史在郡清潔徒為新安太  
守清恪如永陽時徵為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時始與內史何  
遠累著清績高祖詔擢為黃門侍郎俄遷信武將軍監吳郡暄  
自以名輩素在遠前為吏俱稱廉白遠累見擢暄進階而已意  
望不滿多託疾居家尋求假到東陽迎妹喪因留會稽築宅自  
表解帝詔以為豫章內史暄乃拜曠奏曰臣聞失忠與信一心  
之道以虧貌是情非兩觀之誅宜及豈有凌犯名教要習君親  
而可維俗經邦者也風聞豫章內史伏暄去歲啓假以迎妹喪  
為辭因停會稽不去入東之始貨宅賣車以此而推則是本無  
還意恒歷典二邦少免貪濁此自為政之本豈得稱功常謂人

才呂望居何遠之右而以請見擢名位轉隆。咍深誅怨形於辭。色與居歎咤寤寐失圖。天高聽卑無私不照。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詔曰：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伏咍為政廉平，宜加將養。勿使志望致虧。士風可豫。章內史豈有人臣奉如此之詔而不亡魂破膽歸罪有司，擢髮抽腸，少自論謝而脩奉傲然了無異色。咍識及所到足達此旨而冒寵不辭，希斯苟得以故士流解躰行路沸騰，辨跡求心無一可恕。竊以咍踉蹌落魄三十餘年，皇運動興咸與維始，除舊布新濯之江漢一紀之間，三世隆顯，曾不能少懷感激，仰答万分，反覆拙謀成茲巧罪，不忠不敬於斯已及。請以咍大不敬論，以事詳法，應弃市刑，輒收付所近獄。如法所稱，咍即主臣謹案豫章內使伏咍含疵表行，籍悖成心，語嘿一違，資敬無盡。幸屬昌時，擢以不次，溪壑可盈，志欲無滿。要君東走，豈曰止足之歸，負志解官，異乎激處之致。其比脂膏孰非荼苦，佩茲龜組，豈殊縲纜，宜明風憲，肅此簡書。臣等叅議請以見事免咍所居官，凡諸位任一皆削除。有詔勿治，咍遂得就郡。

表昂仕齊為御史中丞，時尚書令王晏弟詡為廣州多納財貨，昂依事劾奏，不憚權豪。

陸杲為御史中丞，性婞直，無所顧望。時山陰令虞肩一名在任贓汙數百萬，杲奏收劾之。

劉洽為御史中丞，時劉孝綽為廷尉，携妾入官府，其母猶停私宅，洽遣令史案其事，遂劾奏之。孝綽坐免官。

劉賢為尚書左丞特從兄孝綽為吏部即在職頗通賾貨賢劾奏免官

陳徐陵為御史中丞特安成王為司空以帝弟之尊勢傾朝野有兵鮑僧叡假王威權抑塞辭訟大臣莫敢言者凌聞之乃為奏彈導從南臺官屬引奏案而入世祖見凌服章嚴肅若不可犯為歛容正色凌進讀奏狀特安成王殿上侍立仰視帝流汗失色凌遣殿中御史引王下殿遂劾免侍中中書監自此朝廷肅然

徐君敷為御史中丞南康嗣王方泰為寧遠將軍直殿省尋加都督常侍量置佐吏太建十一年高宗幸太壯觀因大閱武命都督任忠領步騎十萬陳於玄武湖都督陳景領樓艦五百出

子瓜步江帝登武門宴群臣以觀之因幸樂游苑設絲竹會仍重幸大壯觀集衆振旅而還是時方泰當從啓稱所生母疾不行因與亡命楊鍾期等二十人微服往民間淫人妻為州所錄又率人仗抗拒傷損禁司為有司所奏帝大怒下方泰獄方泰初但承行淫不承拒格禁司上曰不承則叵測方泰仍投列承引於是君敷駁奏曰臣聞王者之來匪漏網而私物至治之本無屈法而申慈謹案南康王臣方泰宗屬雖遠憑託葭莩刺舉莫成共理罕績聖上引以悔往許其錄用宮闈寄切宿衛是尸豈有金門旦啓玉輿曉蹕百司馳驚千隊騰驤憚此翼從之勞妄興晨昏之請翻以危冠淇上袷服桑中臣子之讐莫斯為大宜從霜簡允寘秋官臣等叅議請依見事解方泰所居官下宗

正削爵土謹以白簡奏聞帝可武陵王伯禮為吳興大守在郡  
恣行暴掠太建十一年彼代徵還伯禮遂遷延不發君敷奏曰  
臣聞車履不俟君命之通規夙夜匪懈臣子之常節謹案雲旗  
將軍持節都督吳興諸軍吳興大守武陵王伯禮早擅英猷久  
馳令聞惟良寄重粉卿是屬聖上愛育黔黎留情政本共化求  
瘼早副皇心遂復稽緩歸驂取移涼燠遲迴去蜀宦淹載路淑  
慎未彰違愔斯在繩讐檢迹以為懲誠臣等叅議以見事免伯  
禮所居官以王還第謹以白簡奏聞詔曰可

宗元饒為御史中丞時蔡景歷為散騎常侍中書通事舍人太  
建五年高宗銳意河南景歷諫稱師老將驕不宜過窵遠略帝  
大怒出為豫章內史未行為飛章所劾以在省之日贓污狼籍

令有司案問景歷但承其半於是元饒奏曰臣聞忠以事上廉  
以持身苟違斯道刑茲罔赦謹案宣遠將軍豫章內史新豐縣  
開國侯景歷因籍多幸豫奉興王皇運初隆頗叅締構天嘉之  
世贓賄狼籍聖恩錄用許以更鳴裂壤崇階不遠斯復不能改  
節自勵以報曲成遂乃專擅貪污彰於遠近一則以甚其可乎

宜冥刑書亦明秋憲臣等叅議以見事免景歷所居官下鴻臚  
削爵土謹奉白簡以聞詔曰可於是徒居會稽合州刺史陳裒  
贓汙狼籍遣使就渚斂魚又於六郡乞米百姓甚苦之元饒劾  
奏曰臣聞建禩求瘼實寄廉平褰帷恤隱本資仁恕如或貪是  
肆徵賦無厭天網雖疎茲烏弗漏謹案鍾陵縣開國侯合州刺  
史臣裒因籍多幸豫逢抽擢爵由恩被官以私加曾無功能坐

尸榮貴譙肥之地六淪非所皇威尅復物仰仁風新邦用輕弥  
侯寬惠應斯作收其寄尤重爰降由恩祖典宣室親承規誨事  
視言提雖廉潔之懷誠無素蓄稟茲嚴訓可以勵精遂乃擅行  
賦斂專肆貪取求粟不厭愧王忱之出賑徵魚無限異羊續之  
懸枯寘以嚴科實惟明憲臣等參議請依旨免哀所應覆除官  
其應禁錮及後選在降本資悉依免官之法遂可其奏吳興太  
守武陵王伯禮豫章內史南康嗣王方泰并驕蹇放橫元饒案  
奏之皆見削黜

袁憲為御史中丞時豫章王叔英不奉法度逼取人馬憲依事  
劾奏叔英由是坐免黜

徐儉為御史中丞性公平無所阿附尚書令江總望重一時為  
儉所糾劾

後魏高道悅為治書侍御史孝文車駕南征徵兵秦雍大期秋  
季閱集洛陽道悅以使者治書御史薛聰中散元志等稽違期  
會奏舉其罪又奏魚左僕射吏部尚書任城王澄位摠朝政任  
屬戎機兵使會否曾不檢奏尚書左丞公孫良職維樞轄矚目  
莫舉請以見事免良等所居官

李彪為御史中丞趙郡王幹為司州牧車駕南討詔幹都督中  
外諸軍事幹貪淫不遵治典彪將糾劾之會遇幹於尚書下舍  
因屏左右而謂幹曰殿下比有風聞即欲起彈恐損聖明委託  
之旨若改往脩來彪當不言脫不悛改夕聞旦發而幹悠然不  
以為意彪乃表彈之孝文省表必忿悅詔幹與北海王詳俱隨

太子詣行在所既至詳獨得朝見幹不彖引接密令左右察其  
意色知無憂悔乃親數其過杖之一百免所居官以王還第

李冲為尚書僕射孝文南伐散騎常侍李彪兼度支尚書與冲  
及任城王等參理番臺事彪素性剛豪與冲等議意乖異遂形  
於聲色殊無降下之心自謂身為法官莫能糾劾已者遂多專  
恣冲積其前後罪過乃於尚書省禁止彪上表曰臣問範圍疵  
人光化昇治輿服典章理無暫失故晉文功建九合猶見抑於  
請隧李氏籍政三世尚受譏於璵璠固知名器之重不可以長  
假先王既憲章於古陛下又經綸於今用能車服有叙禮物無  
墜按臣彪昔於凡品特以才拔等望清華司文東觀綢繆恩眷  
繩直憲臺加以金璫右珥蟬冕東省宜感恩勵節忠以報德而

竊名忝職身為違傲負勢高元公行僭逆坐於禁省私取官材  
輒駕乘黃無所憚懾肆志傲然愚輩祝聽此而可忍誰不可懷  
臣輒集尚書已下令史已上并治書御史臣酈道元等於尚書  
都坐以彪所犯罪告狀彪訊其虛實若或不知須訊部下彪荅  
臣言事見在目實如所劾皆彪所知何須復召部下臣今請以  
見事免彪所居職付廷尉治獄冲又表曰臣與彪相識以來垂  
二十載彪始南使之時見其色厲辭辨才優學博臣之愚識謂  
是拔萃之一人及彪位官身達參與言晏聞彪評章古今商略  
人物興言於侍筵之次啓論於衆英之中豈忠識正發言懇惻  
惟直是語辭無隱避雖復諸王之尊侍近之要至有是非多面  
抗折酷疾矯詐毒讐非為厲色正辭如鷹鷂之逐雀慄慄然實似

公清之操臣雖復不才輒亦尚其梗槩欽其正直微識其褊急之性而不以為瑕及其初登憲臺始居司直首復騶唱之儀肇正直繩之躰當時識者僉以為難而彪秉志信行不避豪勢其所彈劾應弦而倒赫赫之威振於下國肅肅之稱著自京師天下改目貪暴斂手臣時見其所行信謂言行相符忠清內發然時有私於臣云其威暴者臣以直繩之官人所忌疾風謗之除易生音謠性年以河陽事曾與彪在領軍府共大尉司空及領軍諸卿等集閱廷尉所問囚徒時有人訐枉者二公及臣少欲聽採語理未盡彪便振怒東坐攘袂揮赫口稱賊奴吒吒左右高聲大呼云南臺中取我木手去搭奴肋折雖有此言終竟不取即言南臺所問惟恐杜活終無枉死但可依此時諸人以所枉至重有首實者多又心難彪遂各嘿尔因緣此事臣遂心疑有濫審加情察知其威虐猶未躰其採訪之由檢訊之狀商略而言酷急小罪肅禁為大會而言之猶謂益多損少故懷寢所疑不以申徹實失為臣知無不聞之義及去年大駕南行舉典番務是已非人專恣忌害尊身忽物安已陵上身作深過劾他人犯已不事人好人佞已聽其言固振古忠恕之賢考其行是天下佞暴之賊典任城卑躬克己若順弟之奉暴凡其所欲者事雖非理無不屈從依事求實悉有成驗如臣列得實宜殛彪於此以除姦矯之亂政如臣引無證宜投臣於四裔以息青蠅之白黑孝文在懸瓠覽表歎愕曰不意番京如此也有司處彪大辟孝文恕之除名而已

王顛為御史中尉宣武委政於尚書令高肇宗室傾憚惟度支尚書元正與肇抗衡先自造棺置於廳事意欲與棺詣闕論肇罪惡而自殺肇聞而惡之後因與大常劉芳議爭權量遂與肇聲色顯奏元曰自金行失御群偽競興禮壞樂墮彞倫攸斁高祖孝文皇帝以睿聖統天克復舊典乃命故中書監高閭廣旌儒林推尋樂府以忝裁寸將均周漢舊章屬雲構中遷尚未云就高祖睿思玄深參考經記以一參之大用成分躰准之為尺宜布施行暨正始中故太樂令孫公崇輒自立意以忝十二為寸別造尺度定律刊鍾皆向成訖表求觀試時勅太常卿臣劉芳以崇造既請集朝英議其得否芳疑崇尺度與先朝不同察其作者於經史復異推造欺據非所宜行時尚書令臣肇清河王懌等以崇造乖謬與周禮不同遂奏臣芳依周禮更造成訖訖量校從其善者而芳以先朝尺度事合古典乃依前詔書以忝刊寸並呈朝廷用裁今古于時議者多云芳是准黃門侍郎臣孫惠蔚與崇扶同一途參差頗經考議而尚書令臣肇以芳崇造物之後而惠蔚亦造一尺仍云以此崇尺自相乖背量省二三謂芳一尺而尚書臣元表云劉孫二尺長短相傾稽考兩律所容殊異言取中忝校比二家云並參差仰中無所自立一途請求議判當時議者或是於元兩途舛駁未即時定肇又云權斛斗尺班行已久今者所論豈踰先旨宜仰依先朝故尺為定自爾以後而元與肇厲言都座聲色相加高下失其常倫爭競無復循序元更表列據已十是云芳十非又云肇前被勅旨令

共營督規立鍾石之名希播製作之譽乃憑樞衡之尊籍舅氏  
之勢與奪任心臧否自己阿黨劉芳過絕臣事望勢雷同者接  
以恩言依經案古者即被怒責雖未指鹿為馬移天徙日實使  
蘊籍之士聳氣坐端懷道之夫結舌筵次又言芳昔與崇競常  
言自作今共臣論忽稱先朝豈不前謂可行輒欲自取後知錯  
謬便推先朝殊非大臣之肱深失為下之義復考校世臣之前  
量度偏頗之手臣必則足內朝抱璞山外囂言肆意彰於朝野  
然元職當出納獻替所在斗尺權度正是所司若以有所見能  
練臧否宜應首唱義端早辨諸惑何故嘿心隨從不闕一言見  
芳成事方為此語計芳才學與元殊懸所見淺深不應相足今  
乃始發恐非由心借智於人規成虛譽况元表云所據同權形  
如古誌明是漢作非莽別造及案權銘黃帝如祖德布於新若  
莽佐漢時事寧有銘偽新之號哉又尋莽傳云莽居攝即變漢  
制度考校二證非漢權明矣芳之所造又短先朝之尺臣既比  
之權然相合更云芳尺與千金壇不同臣覆量比因見其異二  
三浮濫難可據准又云共構虛端妄為疑似託以先朝云非已  
製臣按此欺詐乃在於元不在於芳何以言之芳先被勅專造  
鍾律管籥優劣是其所裁權斛尺度本非其事此前門下索芳  
尺度而芳牒報云術先朝所班新尺復應不增損而造調止分  
寸而已檢元造時在牒後一歲芳於爾見元未共爭已有此牒  
豈為詐也計崇造寸積黍十二群情共和而芳造寸唯止理黍  
亦俱見先朝詔書以黍成寸首尾歷然寧有輒欲自取之理肇

任居端右百寮是望言行動靜必副具瞻若恃權阿黨詐託先  
詔將指鹿為馬徙日移天即是魏之趙高何以宰物肇若無此  
元既誣毀宰相訕謗時政阻惑朝聽不敬至甚請以肇元並禁  
尚書推窮其原付廷尉定罪詔曰可有司奏元誣肇處元死刑  
宣武怒死降為光祿大夫顯又奏前荊州刺史元志在州日抑  
買良人為婢會赦免又秦梁二州刺史羊祉掠州人為奴婢為  
顯所彈免

甄環為御史中丞宣武時張彞為侍中親政罷六輔彞與魚尚  
書邢巒聞處分非常出京奔走為環所彈云非虎非兕率被曠  
野詔書切責之

任城王澄孝明時為尚書令奏高陽王雍曰臣聞必以道用防  
小人之奸罰不濫及以戒良士之困刑者例也每垂三宥秉律  
執請不得已而用之是故小吏之獄察之以情一人吁嗟或虧  
枉道刑罰得失乃興廢之所由也竊聞司州牧高陽王臣雍拷  
殺奉朝請韓元昭前門下錄事姚敬賢雖因公事理實未盡何  
者太平之世草下橫伐行蒿之育事驗隆周若昭元等死罪以  
定應行於都市與衆棄之如其疑似不分情理未究不宜以三  
請九流之官杖下便死輕絕民命傷理敗法往年州於大市鞭  
殺五人及檢贓狀全無寸尺今復酷害一至於此朝野云云咸  
懷驚愕若殺生在下並專於臣人君之權安所復用自開古以  
來明明之世未聞斯比也武王曰吾不以一人之命而易天下  
蓋重民命也請以見事付廷尉推究驗其為劫之狀察其拷殺

之理使是非分明幽魂獲雪詔從之

元正為御史中尉孝明初侍中領軍于忠侍中崔光等同在門下皆加封邑及靈太后臨朝出忠冀州刺史正奏曰臣聞事主不以幽真革心奉上不以趣捨虧節是以倚秦宮而慟哭復楚之功誠多陟廬隆而樹勤廣魏之勲不淺而申包避賞君子於是義之由疇拒命良史所以稱美竊以宮車晏駕天人位易正是忠臣孝子致節之秋前領軍將軍臣忠不能砥礪名行自求多福方因矯制擅相除假清官顯職歲月隆崇臣守藩之特乃心家國書誚往來憤氣或疚傷理敗德臣忠即主臣謹案臣忠世以鴻勳盛德受遇累朝出入承明左右機近幸國六災肆其愚慙專擅朝命無人臣之心裴郭受寃於既往宰輔黜辱於明世自又矯旨為儀同三司尚書令領崇訓衛尉原其此意便欲無上既處自事在思後宜加顯戮請御史一人令史二人就州行決崔光與忠雖同受召而謂光既儒望朝之禮宗攝心虛遠不閱世務但忠以光聲望崇重故逼光為助光若不同又有危禍伏度二聖欽明深垂昭恕而自去歲正月十三日世宗晏駕以後八月一日皇后未親覽以前諸有不由階級而權臣用命或發門下詔書或由中書宣勅擅相拜受者已經思宥正可免其叨竊之罪即非時望朝野所知冒階而進者並永追奪靈太后令曰直繩所紉實允明朝憲但忠事經肆眚又蒙特原無宜追非餘如奏

陽固為治書侍御史劾奏廣平王懷汝南王悅南陽長公主又

劾弘農太守裴粲免官

李平為御史中尉時南充州刺史崔暹盜官凡贓污狼籍為平所糾免官

酈道元為御史中尉司州牧汝南王悅嬖近左右立念及選州官多由於念念匿於悅第時還其家道元收念付獄悅啓靈大后請全之勅赦之道元遂盡其命因以劾悅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五百一十九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五百二十

憲官部

彈劾第三

唐李商隱為監察御史元景三年與監察御史李淮讓同奏吏部侍郎崔湜鄭愔有所挾附贓污狼籍詔監察御史裴淮按其

事時安樂公主用事諷淮寬之淮遂對伏重彈奏愔竟從貶

削一云斬常所劾恐悞

劉藏器為侍御史時衛尉卿尉遲寶琳抑人為妾藏器奏請還其父母帝既可其奏寶琳私奏乞之帝又從之藏器復執奏帝又可之寶琳又請如是再三藏器進言曰法者海內之懸衡上下之所共若刑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陛下若用捨恣情愛憎

由已則國之刑憲何所施陳今寶琳請陛下從之臣所執奏陛下亦從之今日從之又明日改之欲令下人何以遵奉夫人無信不立匹夫匹婦尚不可失信况為天子安可戲言今陛下二三其言處分不定臣恐四海之內所無適從帝從藏器所奏薛謙光拜御史大夫時僧惠範恃大平公主權勢逼奪百姓店肆州縣不能理謙光將加彈奏或請寢之謙光曰憲臺理冤滯何所迴避朝彈暮黜亦可矣遂與殿中慕容珣奏彈之

郭震玄宗初為殿中侍御史劾刑部尚書趙彥昭太子賓客常嗣立青州刺史常安石曰彥昭以女巫趙五娘左道亂常託為諸姑潛相影援既因提挈逐踐台階或驅車造門着婦人之服或携妻就謁申猶子之情同惡相濟至於如此張易之兄弟勢

傾朝野嗣立此際結為舅甥神龍之初已舍誅死天網疎漏腰領誤全與安石託附何常編諸屬籍中宗晏駕削大皇輔政之制定何常臨朝之策比時朝野危懼人神怨憤臣忝司清憲敢不糾彈彥昭等並請准法處分於是並貶官

倪若水為左臺侍御史先中宗朝國子祭酒祝欽明司業郭山暉上言南郊皇后合助祭建議以皇后為亞獻安樂公主為終獻詔下陵陽渠匿詔不行時若水冠豸冠於紫宸殿彈之

崔縱為御史大夫貞元元年時萬年丞源為京兆尹李濟運所抑粹至死縱奏劾之

殷永為侍御史貞元九年邠寧節度使張猷甫入閣失儀永廷

劾奏之

劾奏誠君節度康日知朝覲失儀為御史彈奏詔捨之因劾御史臺有節將始至朝禮少失勿劾及是永廷劾

獻申獻甫素服待罪闕下帝詔見  
慰諭之以永忘其前命有詔免官

常負伯為御史中丞貞元九年劾奏吏部貞元七年冬以京兆  
府濫解選以授官摠六十六人或有不到京銓試懸受官誥  
又案選格銓狀選人自書試日書迹不同即駁放殿選違格文  
者不覆驗及降資不盡或與注官伏以丞前選曹乖謬未有如  
此遂使衣冠以貧乏待闕姦濫以賄賂成名非陛下求才審官  
之意由是刑部尚書及吏部侍郎杜黃裳皆坐削一階

王顏為御史中丞貞元十二年奏吏部兵部侍郎即中員外共  
一十三員起去年十一月一日至今年三月三十日並不入朝  
臣謂此選限內不朝憑格劾去三月二十一日奉勅轉朝前件  
官並闕奉慰臣自中書門下省并兵部吏部檢格勅並無文狀

國朝故事開元以前徇假節日一日官盡入朝至天寶五載始  
有勅放旬節假日不入比及近來又賜常參分日伏緣前後優  
待之厚致有慢意違失之愆臣忝職司合當舉正庶使朝儀自  
肅典禮克行伏請釐革

鄒儒立為殿中侍殿史貞元十四年閏五月以太子詹事蘇弁  
入朝班位失序對仗彈之并於金吾待罪數刻特釋放舊制太  
子詹事班次太常宗正卿貞元三年御史中丞竇參叙定班位  
移詹事班位在河南大原等尹之下弁仍引白班制立臺官誥  
之乃給云已白宰相請依白制故儒立彈之

韓泰為監察御史貞元二十年考功員外郎陳歸為領南選補  
使選人留放注官美惡違背令文唯意出入復供求無厭郵傳

患之泰奏劾得罪敵唐紹蔣欽緒與之固爭乃止

玄宗踐祚若水劾奏欽明山暉曰欽明等本自腐儒素無操行  
崇班列爵實為叨忝而消塵莫效諂佞為心遂使曲臺之禮圓  
立之制百王故事一朝墜失所謂亂常改作希旨病君人之不  
才遂至於此今聖朝御歷良臣入用唯茲小人猶在朝列臣請  
並依黜削以肅周行於是左授欽明饒州刺史山暉沂州刺史  
李傑為御史大夫開元二年京兆尹崔曰知貪暴犯法傑劾糾  
之反為日知所構侍御史楊瑒廷奏曰糾奏之司若遭恐脅以  
成姦人之謀御史臺固可廢却上以其言切直遽令傑依舊視  
事貶日知為縣丞

崔隱甫為御史大夫開元十四年與御史中丞宇文融李林甫  
等奏彈右丞相張說引術士同解星候及徇私僭侈交通小人  
賄賂狼籍召宰臣原乾曜及刑部尚書常元大理少卿明珪與  
隱甫融等同於御史臺祥鞞說坐不法與惲狀協帝念其舊臣  
特寬朝典停說兼中書令

李勉至德初監察御史屬朝廷右武勲臣恃寵多不知禮法大  
將管崇嗣於灵武行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勉劾之拘於  
有司肅宗持原之而曰吾有李勉始知朝廷尊矣

崔光遠為御史大夫至德二年肅宗議大舉將收復二京患其  
馬少有詔於公卿百寮有後乘者率助軍給事中李異署云無  
馬光遠劾之貶異江淮大守

顏真卿為御史大夫時太宗為廣平王天下兵馬元帥統衆二

十萬討安祿山既出當門不乘馬步出木馬門而後登車武將  
管崇嗣為王都虞候先往乘馬真卿奏彈之肅宗曰朕之子朕  
每訓之何敢失墜崇嗣老將宜優容之又中書舍人魚吏部侍  
郎崔漪帶酒容入朝諫議大夫李何忌在班不肅真卿劾之貶  
漪為右庶子何忌西平君司馬

德宗建中元年京兆尹魚御史中丞嚴郢奏劾田縉為夏州節  
度性貪虐多隱沒軍賜羗渾種落苦其漁擾遂引西蕃為寇  
植奏得縉前遣將於度支請將士軍糧及腳價共計三萬三千  
三百餘貫文不支給將士番於上都私第及雜市場送本道贓  
狀明白乃貶縉房州員外司馬并本判官刑劾盧仲通皆貶步  
將趙崇流涪州

路戢為監察御史穆宗長慶元年七月奏今月九日孟秋饗大  
廟攝大尉國子祭酒韓愈唯式合今月六日於大廟致齋今於  
國子監宿有違格今勅旨宜罰一季俸料

溫造為侍御史長慶四年李祐自夏州入拜大金吾進馬一百  
五十疋造正衙彈奏祐退股戰流汗私謂人曰吾夜偷蔡州城  
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瞻落溫御史吁可畏哉後為御史中  
丞劾偽官王杲等九十餘員杖殺曹吏李寶等於都市時朝廷  
有喪不如禮配不以類者又劾之造為御史大夫大和九年劾  
天平軍節度使殷侑不由制旨增監軍俸入賦歛於人帝不問  
以度丞宣代還

蕭徹為侍御史敬宗寶歷元年四月京兆尹崔元略誤用詔條

徵畿內放錢萬七千貫徹於閤門彈奏詔命刑部郎中趙元亮  
大理正元從質侍御史溫造鞠其事不謬元略削兼御史大夫  
劉幼為侍御史知彈文宗大和元年幼復廷奏前福建觀察使  
衛中行擅用官錢三萬余貫伏請付法

周太玄為侍御史大和三年彈奏鄭滑節度使李聽曰臣聞賞  
罰不立無以示天下是非一紊莫能建大中竊見義中成軍節  
度使李聽昨者資其承籍委以統戎俾代憲誠付之雄鎮搃二  
萬貔貅之衆位極寵榮兼兩藩節制之權心無報效異其撫安  
危疑上副恩遇况陛下授以神筭假以天威入魏之期尅日先  
定而李聽擁族觀望按甲延延煽惑人心逗撓軍政遂使憲誠  
陷於屠戮亂衆肆其姦亮失六郡於垂成困危巢於已覆委其  
州而不守燒劫無遺望殘口而疾驅狼狽就道自圖苟免不憚  
苞蔑棄朝章有同兒戲魏州之亂職此之由論其負恩萬死猶  
幸伏以封常清河南失律斬於閤門高霞寓唐鄧破傷投諸遐  
裔渾瑊節制易將戰而兵力不支表茲逗遛西川欲進而兗渠  
尚在或親當矢石或躬履艱危勢屈賊鋒竟申朝典未嘗貸法  
必振皇威今李聽罪惡流聞中外憤惋比之常情等輩万万過  
之若陛下猶是含弘不極寘法臣等恐憲章墜地天下寒心伏  
請付法初中丞溫造召殿中侍御史崔蠡以聽失律告之俾為  
彈文及是以其文付知彈御史周大玄正衙對有官舉奏聽貪  
姦奢侈凡預方鎮所至無理化及山東失律聽又廣以金帛交  
通權貴及是為有司彈奏中外莫不稱當

崔植為御史中丞元和十五年二月奏攝衡王傳田縉詣臺按  
羞元積憲宗元和初為監察御史分務東臺浙西觀察使韋臯  
封杖湖州安吉令孫澥四月內死徐州監軍使孟昇卒節度使  
王召傳送昇喪柩還京給券乘驛仍於郵舍安喪柩植並劾奏  
以法河南尹房式為不法事植欲追攝擅令停務既飛表聞奏  
罰式二月俸

盧坦為御史中丞元和三年奏前山南西道節度使柳晟授任  
方隅所寄尤重至於赦令首合遵行一昨歸朝固違明旨復脩  
貢獻有紊典章伏請付法又奏前浙東觀察使閻濟美到城亦  
有進獻當時勘責稱離越州後方見赦文道路已遙付納無處  
既經恩赦湏為商量將戒來者之心今舉贖刑之典已書罰訖

伏乞今年正月赦自今已後諸道長吏有離任赴闕庭者並不  
得取本道錢物妄稱進奉苟有違越必舉憲章柳晟等既違新  
令不敢不奏帝曰山南所進與柳晟並不相關先釋放訖閻濟  
美赦書頒下之時尋離本道身已在近物湏有歸以此奏請進  
納非赦文所革之意其罰亦宜釋放坦于晚奏舉晟濟美二人  
皆待罪於朝堂帝召坦對褒慰之曰晟等所獻皆是家財朕  
亦許原不可失信坦奏曰赦令陛下之大信也天下皆知之今  
二臣違令是不畏法陛下柰何受小信而失大信乎帝曰朕已  
受之如何坦曰歸有司不入內藏使四方知之以昭聖德帝嘉  
納之

李夷簡為御史中丞元和四年奏京兆尹楊憑前江西觀察使

賊罪及佗不法事勅付御史臺刑部尚書李鄴大理卿趙昌同鞫問貶馮賀州臨賀縣尉又追補馮前江西判官江西御史楊瑗繫在臺命大理少卿胡珣左司員外胡証侍御史常凱同推初馮歸朝參脩第於永寧里廣畜妓妾於寧里夷簡乘衆議舉劾前事帝即位以法制臨下夷簡首舉馮罪故朝議以為宜然繩之大過物論又議其深切矣

翟璋為左臺御史大和七年帝御紫宸朝集使魏州長史敬讓辰州長史周利禎俱欲奏事璋監殿庭揖利貞先進讓前稱利貞受武三思使在害臣父璋劾讓不待監引請付法上曰讓訴父枉不可不矜朝儀亦不可不肅可奪一季祿而貶利貞為邕州長史

李勣為御史大和七年九月閣內奏彈前邠州司馬行軍鄭注內通勅使外連朝官兩地往來卜射財貨晝伏夜動干竊化權人不敢言道路以目請付法司旬日之內諫章數十上由是授注通王府司馬兼御史充右神策軍判官中外駭歎歸融為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開成元年湖南觀察使盧周仁進羨餘錢一十萬貫文融狀奏曰天下一家何非君土所在方鎮官庫錢皆陛下庫緡錢也盧周仁輕瀆宸嚴輒陳小利務期容受妄說異端若言南方多有火災胡外須防戎寇恐成煨燼請納京師則所進之余安可遂無此盧周仁罔思大体姑徇私誠入財貨以干榮侍清朝而可賤貢之無藝實紊彝章伏見今年正月一赦文天下藩方四節獻賀三年內猶皆權停周仁所進頗玷皇

化何裨國用臣伏恐萬方從此相效皆以羨余為名縱無羨余亦緣刻剝生人受弊起自周仁深不稱陛下臨軒永太平意也其盧周仁應須重責以例長人者所進錢伏請却還湖南道收貯以備水旱貧代下戶納兩稅交代相承不得擅用使九月獲蘇一方知感天下幸甚彈奏之後詔湖南所進錢委庶支於河陰收處以備佗處水旱

狄兼謩為侍中丞開成二年貶前秘書監吳士矩為蔡州別駕兼謩上疏曰縣令刺史觀察使皆陛下守土之臣守陛下土地財貨行陛下教條恩澤而已非得盈縮自己與奪自專况軍戎事不可容易添給之後損減至難唯一道一軍之弊實江淮十餘鎮聲聞相傳如或引例其若之何吳士矩恐須勘驗取實以

定江淮十鎮之意日月無私照雷霆無私怒陛下獎任士矩本非私也今負陛下而理之亦非私也臣忝守憲職不敢尸祿其

吳士矩請付東臺差清疆御史就江西推勘聞奏

士矩前江西觀察使蔡任

應軍中諸色加給初給錢八萬八十貫文米一萬六千三百石故貶之

魏謩為右補闕開成二年荆南觀察使常長以監軍使呂令諒

下官健入江陵縣辱縣令韓忠事申西院院內樞密院也謩上

疏曰臣見諸司雜報常長送狀西院分拆監軍下陵毀江陵縣令事狀以州縣侵屈祇令上聞中外關連相須遵舊制常長任膺觀察躰合精詳公事都不奏論私情擅為踰越况事無大小不可將迎儻縣官官業有乖便宜理罪監軍職司侵軼即合聞天或以慮煩聖聰何不但伸門下今則首紊常典理合糾繩狀

望陛下宣示宰臣速加懲戒疏奏不報中書門下御史臺並無  
彈奏其事遂寢時論惜之

常溫為尚書左丞開成三年彈劾吏部員外郎張文規長慶中  
父弘靖陷在幽州文規逗遛京洛不便赴難不宜在南宮故出  
文規為安州刺史

後唐趙光逢唐末時昭宗駕在華州徵使御史中丞帝四置藥  
院於禁中有道士許岩士聳者馬道殷出入無間亟至列卿宮  
相因此左道求進者衆光逢持憲糾之伏法自是其徒頗息

崔沂梁開平中為御史司憲今吾街使寇彥卿入朝過天津橋  
市民梁現者不知迴避前道五伯猝之投石攔以致斃彥卿自  
首於梁祖命通士舍人趙可封宣諭令出私財與死者之家以

贖六罪沂奏劾曰彥卿位是人臣無專殺之理况天津橋御路  
之要正對端門當車馬出入之途非街使振怒之所况梁憲不  
時迴避其過止於鞭笞猝首投驅深乖朝憲請論之以法梁祖  
惜彥卿令沂以過失諭沂引鬪競律以怙勢力為罪首於下手  
者減一等律又鬪毆條不鬪故毆傷人者皆傷人者一等沂表  
入責授彥卿游擊將軍左衛中郎將沂剛正守法士人多之

呂琦天成中為侍御史舉劾吏部侍郎王權將作監王澄大僕  
少卿魏仁錡庫郎中孔崇弼司門郎中李殷受河南縣令縣郭  
正封等六人妻叙封郡君縣君者劾首叙封之列劾格甚明况  
在所司備經其事既成差悟蓋是目伯顯有糾彈實為允當欺  
即難恕錯即可矜然欲示戒懲須行責罰本行令使馬仁珪決

醫於七十勒停本判郎中裴坦罰兩月俸王權等六人妻進封  
叙封郡縣邑號官告邑令所司追前擬廢初郊天後赦書節云  
朝臣並與追封贈及叙封後不在此限其年七月十二日中書  
以前赦書節文不該據器秩依格例施行又奏覆在朝臣寮限  
兩月內一齊聞奏據並品秩依格例施行河南縣令郭正封制  
前任考功員外郎朝議郎階具是品制後廷河南縣令加朝請  
大夫正五品妻乃叙封縣君及被舉劾乃招偽濫不涉情故  
李堪為御史大夫時安重晦為樞密使而弄權任氣制置諸夏  
當續紹之初內外無不畏攝過御史臺門有內臣該衝行李遂  
追斬於馬前時堪彈奏之以功六莫能動也

趙瀾為兩京番臺侍御史礪上言臺司奉去年四月勅西京番

司官員雖有番臺點檢如聞多不整齊宜令太子太師盧文紀  
都更提轄今有自去年五月後至今每稱疾請假最多太子太  
保王延太子洗馬張季疑舊例朝臣百日假滿落班簿延與季  
疑每遇百日將滿即一度赴拜表行香俱是拜跪不任昨高祖  
神主祖廟之時番同班列至彭溪鎮奉迎其王延只到五鳳樓  
前季疑稱有疾不出陳力就列往聖之明規拜表行香番同司  
之常務既疾疢不任於出入筋骸難疆於扶持所宜上稟憲章  
內思貪冒虔瀝退休之懇用循止足之文雖優引繫自於朝廷  
而彈舉敢隳於職業劾王延等宜以本官致仕時京番司朝人  
或有弛慢欲朝廷儆其失乃令盧文紀檢轄文紀幸於大躰至  
今胡七不得出城制置甚煩礪嫉之故有是奏欲移過於文紀

卷末

圖書集成

